

THE WORLD BANNED BOOKS COLLECTION

世 界 禁 书 文 库



恶 之 花

[法] 夏尔·波德莱尔 / 著

九 州 出 版 社

世界禁书文库

恶之花

原 著 [法]夏尔·波德莱尔
翻 译 程 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禁书文库/汪彦博主编.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0.10

ISBN 7-80114-566-6

I . 世... II . 汪... III . 小说 - 作品集 - 世界
IV . 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817 号

世界禁书文库 恶之花

作 者:[法]夏尔·波德莱尔

译 者:程 准

责任编辑:刘小曼

封面设计:曹庆霞

九州出版社出版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4 号 邮编:100081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数:120 千

印张:6 印数:2 000 册

版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北京市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书号:ISBN 7-80114-566-6/I·101 全套定价:5800.00 元(全 58 册)

作者简介

夏尔·波德莱尔(1821 — 1867), 法国 19 世纪著名诗人, 批评家。

1821 年生于德国。

1857 年《恶之花》出版, 引起了轩然大波, 最终被勒令删诗罚款。1861 年《恶之花》增删后再版, 依然获得巨大成功, 后又创作了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

1867 年病逝。

致 读 者*

读者们啊，愚蠢和错误，还有罪孽和吝啬，
侵占人的精神，蹂躏人的肉体，
我们饲养我们可爱的悔恨，如同乞丐喂食他们的虱子。

我们的罪固执，我们的悔怯懦；
我们想让我们的忏悔获得厚报，
我们快乐地走上泥泞的大道，
深信可以用廉价眼泪洗涤污点。

在恶的枕上，三倍伟大的魔鬼，
总把我们迷惑的精神摇入梦乡，
我们的意志是块纯粹的黄金，

* 本诗在各版《恶之花》中均被置于卷首，首次发表于 1855 年 6 月 1 日
《两世界评论》。

却被这位大化学家化作烟雾。
是撒旦牵着使我们活动的线！
腐败恶臭，我们觉得吸引力十足；
我们一步步堕入地狱，每天每日，
穿过污浊的黑夜却并无反感。

像一个穷困潦倒的荡子，亲吻吮吸
一个老妓的备受摧残的乳房，
我们一路上把秘密的欢乐偷尝，
紧紧抓住，像在挤一枚老桔子。

拥护蠕动如千万条蛔虫，
一群魔鬼在我们脑子里狂欢，
我们张口呼吸，胸腔里的死神，
就像看不见的河，呻吟着狂奔。

如果说强奸、毒药、利刃和火焰
尚未把它们可笑滑稽的图样
绣在我们的可悲的命运之上，
唉，那只怪我们的心灵不够豪放。

在我们恶德的龌龊动物园里，
有豺、豹子、母狗、猴子、蝎子、秃鹫，
还有毒蛇，这些怪物四处奔走，
咆哮，爬行，发出了低沉的叫喊，

有一个更丑陋、更凶恶、更卑鄙！
虽然不会神气活现大声嚷叫，
却往往把大地化作荒芜不毛，
还打着哈欠将世界一口吞噬。

那是“厌烦”！——满眼是无意的泪珠，
它吸着水烟筒，幻想着断头台，
读者，你认得它，那头棘手怪物，
——伪善的读者，——我的兄弟和同类！

忧郁与理想

祝 祷

由于至高天神的通谕，
诗人在厌烦的世界上出现，
他的母亲惊恐万分， 骂不绝声，
对着可怜她的上帝握紧双拳；

“啊！我宁愿生下的是一团毒蛇，
也不愿养育这招人耻笑的东西！
真该诅咒啊那片刻欢乐的一夜，
使我腹中孕育为我赎罪的种子！
既然你在女人中挑选我，

让我受到那可怜丈夫的憎厌，
既然我不能把他投入熊熊烈火，
像情书一样，烧掉这孱弱的怪物，

“我就把你那将我压垮的憎恶
朝着你恶意图谋的工具淋浇，
我还要扭曲这株悲惨的小树，
使它不能抽出感染瘟疫的毒芽！”

她就这样咽下她的怨恨的毒涎，
因为她不能理解上天的意愿
她自己正在地狱的深处堆垛
为了惩罚母罪而准备的柴木。

可是，受到一位天使暗暗的保护，
这个被弃的孩子沉溺于阳光，
在他所喝的所吃的东西里头，
都变成神馔和朱红色的琼浆。

他和风儿玩耍，他与云彩说笑，
在通往十字架的路上高歌陶醉；
在他朝圣的途中，精神跟着他，
看见他快乐如林中鸟而流泪。

他愿爱的人望着他，惊恐万状，

或者见他文质彬彬，竟然妄图，
看一看谁能惹得他抱怨一声，
在他的身上试试他们的凶残。

在供他吃的面包和葡萄酒里，
他们掺杂着灰尘和不洁的唾沫，
他们伪善地扔掉他接触过的东西，
因把脚踏进他的足印而自责。

他的妻子要到广场上去呐喊；
“既然他觉得我美丽，值得崇拜，
我就要装扮得像古代女神的偶像，
像她们一样，全身用黄金覆盖；

“我将沉醉于乳香、没药、甘松香，
还有鱼肉、葡萄酒和跪拜礼，
看看我能否在敬佩我的心上
用笑来篡夺神的礼赞！

当我厌倦这些大逆不道的玩笑，
就朝他伸出手，软弱却有力量，
我的指甲像哈尔比亚^① 的利爪，
会抓出一条路直通他的心脏。

① 希腊神话中鸟身女面的怪物，有翼及利爪。

“像抓住一只突突颤抖的小鸟，
我从他的胸口挖出血淋淋的心，
然后，为了让我的宠物吃个饱，
我满怀着蔑视的眼光把它扔在地上！”

平和的诗人举起虔诚的手臂，
他看见天上有一壮丽的宝座，
他明晰的精神发出无限光辉，
把愤怒人群的场面替他遮蔽；

“感谢您，我的上帝，是您把痛苦
就是治疗我们的污垢的灵药，
这就是最优良、最纯粹的香精，
让强者准备享受神圣的快乐！

“我明白您为诗人保留了位置，
在天国神圣军团的幸福行列中，
您请他参加宝座天使、力天使
和权天使的永远不散的盛宴。

“我知道痛苦乃是惟一的高贵，
绝非阳世和阴间所能腐蚀，
为了把我那神秘的冠冕编织
须将一切时代一切领域征集。

“但古代帕尔米拉^① 遗失的珍宝，
未发现的金銀，海底的珍珠，
即使您亲手镶嵌，也不能匹配
这顶艳丽的冠冕，明亮而炫目；

“因为它只用纯净的光明制作，
摄取了太初光芒的神圣火源，
凡人的眼睛在最深邃的时刻
也不过是些暗淡哀怨的镜子！”

① 古代名城，相传为所罗门王所建，今已成废墟。

信天翁

水手们常常是为了消遣，
捉住信天翁，这些海上的飞禽，
它们，这些懒洋洋的航海旅伴，
而船是在苦涩的深渊上飞进。

海员刚把它们放在甲板上面，
这些青天之王，既笨拙又羞惭，
就可怜地垂下了雪白的大翅膀，
像两只桨拖在它们的身边。

这有翼的旅行者多么地呆滞！
本来那样美丽，却显得丑陋滑稽！
有的水手用烟斗戏弄它的嘴，
有的又跛着脚学这跛了的鸟！

云霄里的王者，诗人也跟你相同，
出没于暴风雨，敢把弓手笑看；
一旦落地，就被嘘声围得紧紧，
长羽大翼，反而使它步履艰难。

高 翔

飞过池塘，飞过幽谷，飞过高山，
飞过森林，飞过云霞，飞过大海，
飞到太阳之外，飞到九霄之外，
越过星空世界天涯的极限，

我的精神，你在轻飘飘地离飞，
仿佛游泳名手在浪里荡魄销魂，
你在深邃浩瀚中快乐地遨游，
怀着无法言说的雄健的快感。

远远地飞离那致病的瘴气，
到上空的风中涤除你的罪恶，
就像啜饮纯洁神圣的仙酒
啜饮弥漫澄宇的光明的火。

在烦恼和巨大的忧伤的后面，
它们充塞着迷雾的生存，
幸福的是那个羽翼坚强的人，
而且鼓起强健的羽翼，直冲前。
他的思想就像那云雀一般，
在清晨自由自在地驰骋碧天，

——凌驾在生活之上，轻易地听懂
百花以及沉默的万物的语言！

感 应

自然是座神殿，那里活的柱子
有时说出了含糊不清的话音；
人从那里过，穿越象征的森林，
森林露出亲切的眼光对人注视。

如同悠长的回声远远地汇合
在一个混沌深邃的统一体中
像黑夜又像光明一样茫无边际，
芳香、色彩和声音在互相应和。

有的芳香新鲜像儿童的肌肤，
柔和如双簧管，青翠如绿草场，
另一些，腐朽、丰富、得意扬扬，

像无极无限的东西四散飞扬，
如同琥珀、麝香、安息香、乳香
在歌唱着精神和感官的热狂。

我爱回忆……

我爱回忆那没有遮掩的时代，
福玻斯^① 爱给其雕像涂上金色。
那时候男人和女人敏捷灵活，
真是无忧无虑，也不弄虚作假，
多情的太阳抚爱他们的脊梁，
他们就显示高贵器官的健康。
母亲自然啊，那时总是丰收丰产，
并不把子女看成过重的负担，
却好像心怀无偏之爱的母狼，
让芸芸众生吮吸她棕色的乳房。
男子汉个个优雅健壮，有权利
因美女拜他为王而自鸣得意；
她们是鲜果，无损伤也无裂纹，
又光滑又紧健的裸肉使人垂涎三尺！

今天的诗人，如果他要想象出
这种天赋的伟大，如果置身于
男人和女人露出裸体的场面，

① 福玻斯是太阳神。